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

情之所鍾，端在我輩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性也，情字不足以盡之。然自古忠孝節義，有漠然寡情之人乎？自習俗澆薄，用情不能專一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間，且相率而為偽，何況其他！乾坤清氣，間留一二情種，上既不能策名於朝，下又不獲食力於家，徒抱一往情深之致，奔走天涯。所聞之事，皆非其心所願聞，而又不能不聞；所見之人，皆非其心所願見，而又不能不見，惡乎用其情！

請問看官：渠是情種，杳然墜地時，便帶有一點情根，如今要向何處發泄呢？吟風嘯月，好景難常；玩水遊山，勞人易倦。萬不得已，而寄其情於名花；萬不得已，而寄其情於時鳥。窗明几淨，得一適情之物，而情注之；酒闌燈地，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

這段話從那裏說起？因為敝鄉有一學究先生，姓虞，號耕心。聽小子這般說，便喟然道：「人生有情，當用於正。陶靖節《閑情》一賦，尚貽物議。若舞社歌扇，轉瞬皆非；紅粉青樓，當場即幻。還講甚麼情呢！我們原不必做理學，但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讀書是為著科名，謀生是為著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，有些子聰明，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，動人耳根。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，搭他架子。更有那放蕩不羈，傲睨一切，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，留戀勾欄中人。——你想，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？有幾個關盼盼能殉尚書？大約此等行樂去處，祇好逢場作戲，如浮雲在空，今日到這裏，明日到那裏，說說笑笑，都無妨礙。祇不要拖泥帶水，糾纏不清纔好呢。你說甚麼情種，又是甚麼情根，我便情田也要踏破，何從留點根，留點種呢！」小子笑道：「先生自知甚明，教人也還踏實，祇是將『情』字徑行抹煞！試想：枯木逢春，萌芽便發；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無論是何等樣人，比木石自然不同，如何把人，當個登場傀儡？古人力辨『情』、『淫』二字，如涇渭分明，先生將情田踏破，情種、情根一齊除個乾淨，先生要行甚麼樂呢？小子不敢說，求先生指教罷！」

學究勃然怒道：「你講甚麼話！先王『人情以為田』，這『情』字你竟認作男女私情看麼？」小子「嗤」的一笑，道：「先生，你怎的不記得上文有『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慾存焉』一句呢！大抵人之良心，其發見最真者，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學》言誠意，必例之於『好好色』。《孟子》言舜之孝，必驗之於『慕少艾』。小子南邊人，南邊有個樂部，生用真男，且用真女，燃燵燭，鋪紅氍毹，演唱《醒妓》、《偷詩》等劇，神情意態，比尋常空中摹擬，強有十倍。今人一生，將真面目藏過，拿一副面具套上。外則當場酬酢，內則邇室周旋。即使分若君臣、恩若父子、親若兄弟、愛若夫婦、誼若朋友，亦祇是此一副面具，再無第二副更換。人心如此，世道如此，可懼可憂！讀書人做秀才時，三分中卻有一分真面目，自登甲科，入仕版，蛇神牛鬼，麤至沓來。」

看官聽著：小子說過「今人祇是一副面具」，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？須知喜怒威福，十萬副面具祇是一副銅面具也。然則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！你看真面目者，其身歷坎坷，不一而足。

即如先生所說，那一班放蕩不羈之士。渠起先，何曾不自檢束，讀書想為傳人，做官想為名宦？奈心方不圓，腸直不曲，眼高不低。坐此文章，不中可有司繩尺，言語直觸當事逆鱗。又耕無百畝之田，隱無一椽之宅。俯仰求人，浮沈終老；橫遭白眼，坐團青氈。不想尋常歌伎中，轉有窺其風格傾慕之者。憐其淪落繫戀之者，一夕之盟，終身不改。幸而為比翼之鸞，詔於朝，榮於室，盤根錯節，膾炙人口。不幸而為分飛之燕，受讒謗，遭挫折，生離死別，咫尺天涯，賚恨千秋，黃泉相見。三生冤債，雖授首於街。一段癡情，早銷魂於蓬顆。金焦山下，空傳瘞鶴之銘；鸚鵡洲邊，誰訪玉箭之墓！見者酸鼻，聞者拊心，愚俗無知，轉成笑柄。先生，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，是憑空杜撰的麼！

小子尋親不遇，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，以樵蘇種菜為業。五年前，春凍初融，小子鋤地。忽地陷一穴，穴中有一鐵匣，內藏書數本。其書名《花月痕》，不著作者姓氏，亦不詳年代。

小子披覽一過，將俟此中人傳之。其年夏五，旱魃為虐，赤地千里，小子奉母，避災太原，苦無生計，忽悟天授此書，接濟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遍，日攜往茶坊，敲起鼓板，賺錢百文，負米以歸，供老母一飽。

書中之是非真假，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歎息的。都說道：「書中韋癡珠、劉，秋痕，有真性情。韓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讓如、李夫人，有真意氣。即劣如禿僮、傻如跛婢、癡如屠戶、懶如酒徒、淫如碧桃、狠如肇受，亦各有真面目，躍躍紙上。」

可見人心不死，臧獲亦剝果之可珍；直道在民，屠沽本英雄之小隱。至如老魅焚身，雞棲同燼；么魔蕩影，兔脫遭擒。鼯鼠善緣，終有技窮之日。獼猴作劇，徒增形穢之差，又可見天道循環，無往不復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願大眾莫結惡緣。生之日，死之年，即顧影亦慚清夜。

小子嘗題其卷首云：

有是必有非，是真還是假。

誰知一片心，質之開卷者！

今日天氣清明，諸君閑暇無事。何不往柳巷口，一味涼茶肆，聽小子講《花月痕》去也。

其緣起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